

草草梳洗離開營地，我再度走進這片沒有花朵的荒原。在這個階段，有經驗的跑者會全力衝刺，爭取時間和名次，像我們這樣的非專業跑者，想完成長賽段，得做好徹夜趕路的心理準備。

果然，開跑後不久，視線中除了黃沙以外就只剩彥誠，放眼望去的生物就只有我們父子倆。或許是他擔憂今天的賽況，對我來說是一大負荷，總是走在我後頭留心我的一舉一動，默默地用行動表露對我的關懷。

我想，這就是血脈相傳的定數吧。當我們行經一片壯麗的礫石堆，我和他有默契地拿出合隆的旗子留影，是啊，我們不只是來自台灣的參賽者，我們也代表合隆毛廠：「只要我們敢，不可能也會變成可能。」

在杳無人煙的此刻，想到榮譽與使命感，腳下的節奏快了，我們追過了零星的跑者，來到了長賽段的前菜「丘脊」。

這幾天，我已跨越無數的沙丘，眼前如山高的沙丘還是讓我心頭一震，這已經不是踩兩步退一步的問題，就算手足並用也得花上許多時間才能「攻頂」，然後，便是令人求生不得、求死不能的「下山」。

時間如掌心滑落的細沙，不知流逝了多久，好不容易才攻頂，這時赫然瞥見前方谷底似有建築物，正午時分的熱度惱人，我有些熱得發昏，便一鼓作氣地向下衝：「1、2、3、4……100、99、98……」為了專注心神我默念著數字，為了抵抗不斷產生的恐懼，我向所有能請的神佛祈禱，終於，半走半滑，安然著陸。

意料之外的甘甜

「呼！」我大口喘著氣，拖著沉甸甸的身體走向剛才遠眺的建築。「咦？有參賽者坐在那休息，所以這裡是？」我和彥誠狐疑地走進裡頭。

「爸，有可樂耶！」彥誠開心極了，這裡竟然是間小賣店，但窘的是，我們倆人竟然沒帶半毛錢，只好向好心的參賽者借了零錢，才喝到冰涼的飲料。這真的是絕處逢源，原本下山時近乎痠軟的雙腿，此時又有了力氣。

「好熱！」

小賣店的歡樂時光很快就結束了，想到還有相當長的公里數等待突破，再不情願也得啟程。

屋外谷底的陣陣熱輻射讓周圍環境滾燙不已，才踏出門口就開始懷念起小賣店的陰涼。一下子難以適應眼前的高溫，於是腳步無法追上彥誠，只好獨自趕了一大段路，直到天黑才與他碰頭。

夜奔，半夢相隨

入夜之後的撒哈拉，溫度約十六度左右，我打開頭燈準備迎戰接下來的暗夜長路。晚上月光明亮，光影下的我們一前一後地移動，隨著時間接近午夜，睏意也逐漸纏了上來。

「爸，我想先睡一下，睡個兩小時再趕路。」彥誠的體力瀕臨透支的狀態。

我們在夜幕的籠罩下產生了意見分歧。

「彥誠……」我的聲調有些凝重：「你可以睡，但是我一定要趕快走，我年紀大了，一躺下睡，就不太可能再爬起來趕路。」我明白彥誠的累，我何嘗不想休息？但我更知道這一躺，醒來就是退賽。

彥誠無力地瞧著堅持要持續前進的我，表情顯得有些惱怒，似乎想抗議什麼，我別過頭去，不與他交談，繼續堅定我的步伐。原本以為接下來的長夜只剩下寂寥的自己，可是不久身後竟響起沙沙的腳步聲。

是彥誠。

他正亦步亦趨跟上我的腳步。

「就算再累，我也不會讓你自己一個人走。」他的疲累終究還是掩蓋不了擔憂，嘴裡咕囁著示意我往前。

我想起了當兵時夜行軍的經驗，那時雖然年輕力壯，但夜半時分仍難逃瞌睡攪局，此時該怎麼辦呢？只好一人拉著一人、大家邊走邊睡。沒當過兵的彥誠可能很難體會到底要如何「邊走邊睡」，不過走到後來，大致也類似如此，要說真的入睡可能沒有，但或多或少都有休息。

終於，早上 9 點多，我們父子倆風塵僕僕地來到了長賽段的終點，完成這個賽段的挑戰。

這天的營地有如二戰士兵的營區，混亂不已。原本想補個眠，無奈天氣開始熱起來，

也無法入睡。

我只好找一陰涼處，坐在折椅上休息，看著其他參賽者也是滿臉滄桑，曬黑的身軀或多或少都帶著傷，不過大夥的臉上倒是多了如釋重負的歡樂。畢竟，大家都是已征服了 80 公里的英雄，餘下的就等著明天領獎牌。

最後一天的賽事是在位於埃及著名的吉薩金字塔舉行，賽事規則與前幾天不大相同，只要繞著金字塔完成剩下的 10 公里即可。這一段路，應該是我與彥誠六天來感情最好的一刻吧，沒有太多的溝通便達成共識：「為了不讓煮熟的鴨子飛走，我們絕對不用跑的，快走到達終點就好。」

當獎牌掛在脖子上的那一刻，我腦中一片空白。

我和彥誠是少見的父子檔，這引起了主辦單位的注意，一名工作人員好奇地問我是否還會再參賽，當下，我脫口而出：「瘋子才會再來……」